

予謂曰。讓之必不聽。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。懌歎曰。亦思之。然士顧其心何如爾。當自信其心以行。譏何累也。若欲避名。則善皆不可為也。已。余慚其言。卒讓之不聽。懌雖舉進士。而不甚知書。然其所為。皆合道理。多此類。始居雍邱。遭大水。有粟二廩。將以舟載之。見民走避。溺者。遂棄其粟。以舟載之。見民荒歲。聚其里人。餉之粟。盡乃止。懌善劍及鐵簡。力過數人。而有謀略。遇人常畏。若不自足。其為人。不甚長大。亦自修為威儀。言語如不出其口。卒然遇人。不知其健且勇也。廬陵歐陽修曰。勇力人所有。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。若懌可謂義勇之士。其學問不深。而能者。蓋天性也。余固喜傳人事。尤愛司馬遷善傳。而其所書。皆偉烈奇節士。使人喜讀之。欲學其作。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。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。而古人未必然也。及得懌懌事。乃知古之有然焉。遷書不誣也。知今人固有。而但不盡知也。懌所為壯矣。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。使人讀而喜否。姑次第之。

書張主客遺事

晁詠之

祖宗以武定天下。至章聖時。益厭兵。澶淵之役。契丹之

其父光祿公起家。至公百有餘年。傳六世。世有人。其澤未艾。彼以尺寸之勢。自鬻於一時。過取爵位者。曾不旋踵。輒致隕敗。願何以傳來世。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。詠之官長安。公之曾孫介夫為鄠令。閒以事抵府。數相過。愛其溫厚儒雅。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。果得公遺事。為攷其世而論之。

書神故事

王回

景德二年。右諫議大夫神放。賜假遊嵩山。真宗御資政殿。置酒餞放。侍臣當直者四人。預之時。有司不宿戒。宣召既集。皆相顧莫敢就坐。上乃親定其儀。翰林學士晁迥。西面侍上。資政殿學士王欽若。東面侍上。知制誥朱巽。南次。迥待制。咸綸。南次。欽若。放北面。對上。示特客之云。酒半。上作七言詩一首。賜放。放奉和。侍臣應詔皆作。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。初。放養其母。隱終南山。講經書。著圖禹表。孟子文。秦蜀諸生多從之。游其母好道家言。修辟穀之術。放阿其好。終身不娶婦。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。益高之。朝臣屢表薦聞。太宗召之。辭疾不出。上即位。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。又薦焉。乃遣內供奉官周班

衆可覆而取也。縱其去不忍殺。自是不復言兵。封泰山。祀汾陰。天神降格。休祥並至。以文太平。縉紳之士。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。將相大臣。往往列於三公。侍從多至丞郎以上。其以武受賞者。殆無其人。此主客公之功。所以不錄。然公之多。絲此以顯。出入中外。為時名臣。蓋當時廷臣。奉使于外者。舉天下三四千人耳。邦之大計。總於三司。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。其財賦調度。凡利害之人。悉歸之。其權比今為甚重。每改使一道。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。其它禮遇。稱此。蓋其部吏尊其使者。亦以此進。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。加公十年之壽。以馴致公卿必矣。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。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。捕朱能。滅其凶。而賞不加。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。固自有在。或比公仲連。辭封不願。其言美矣。然仲連縱橫辯士。眩奇於衰世。非公之所願學。嘗觀景德祥符以來。風俗淳厚。士大夫人人自重。有長者之風。公之不自言。其所以自處。蓋甚厚。非有激而為者。方其少時。以經明動場屋。其為吏。以治劇名。一時大臣多薦公者。寇萊公知公尤深。然則公之所養可知。蓋自公繼

齋手詔召放。放應召。既至。拜右司諫。直昭文館。賜名第。什器。御廚給膳。四遷至工部侍郎。卒。放雖居官。屢請假還山。上輒為作詩。置酒餞之。後賜兩制三館學士。等御筵。餞之於瓊林苑。常手詔問以政事。欲大用之。放辭。乃止。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。位以司徒。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。而位冢宰。彼授受之際。不嫌駭衆如此。而功烈竟立。豈藉其虛名。而誕後世哉。竊觀真宗特禮寵放。近世天子。蓋未聞也。而放之行。乃叛其所學。以棄人倫。為難有君而無臣。惜哉。放既正己不足。則其用舍。行止之節。曷議焉。

書襄城公主事

王回

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。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。初公主在女時。篤行好禮。太宗賢之。嘗指以誨諸公主。既降銳。銳父宋國公瑀。尚無恙。而太宗敕有司。為公主起第。公主辭曰。婦事舅姑。如子事父。定省朝夕。所以養也。而容別居者。據何理也。太宗不許。而公主固辭不可奪。太宗乃即瑀之私第。其旁隋煬舊晉邸。葺以為襄城公主第。第成。當施公主棨戟於門。公主又辭曰。禮無以抗